

毛

鄭

異

同

考

毛鄭異同考卷之七

欽程 晉芳 學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箴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案箴不及傳之渾而確賴瀆曰文王行事常若升降
在帝左右者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此足
以翊傳矣朱子以為文王之神在天蓋以周公追述
文王之德而作亦通

陳錫哉周

傳哉載

箋哉始

釋文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本又作載同

正義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哉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道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載能行周道致有天下案北宋諸賢訓載多從傳義南宋呂氏朱子始以哉為語辭今亦斷從毛傳鄭與南宋存叅可耳

侯文王孫子

傳侯維也

箋侯君也勉口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

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
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
皆百世

正義釋詁天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為維也
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
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

案此亦傳義簡明

思皇多士

傳思辭也

箋思願也

正義以此覆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為
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故

皇為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為生衆士於此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為禎幹也

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口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

案此傳箋雖異而皆未明即王子雍解亦未盡也類
濱曰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為周之幹似較古注為優
東萊引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以皇為美義亦可存

其麗不億

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為衆也

箋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

正義以德是數名故知麗為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

衆敵之盛德不可為衆言德盛則難為衆故雖多而服周以舉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况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畏美之耳非寔事也

案麗刻為數北宋諸家及朱子皆仍之華谷引曹氏以麗為附似勝諸說矣

侯于周服

箋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象之不如德也

正義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衆毛於上章訓侯為維則其

意如肅言也。

按此侯字亦當訓維

永言配命

傳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當
多福

箋長猶常也王既迷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
福祿自來

案言字不訓為我箋勝傳矣至自求多福句傳箋雖
小異而似皆未確觀下文明是戒時王之辭則庶國
云不為確矣要之訓言為辭則解之易明當以宋學
為斷

宣昭義問

傳義善

箋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

釋文義毛音儀

正義曰善釋詁文

呂氏祖謙曰宣昭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

天命之大少非知偏學所能與也

晉芳按義讀箴訓善毛公必有所本故宋賢多從之
箋不及也鄙意義者宜也所宜問之事舉其大者而
細目不煩言及矣

大明

明曰在下

傳明曰察也文王之德明曰於下故赫曰然著見於

天

箋明曰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昭哲見於天謂三辰效驗

正義明曰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于下能感上天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為總目其辭兼文武矣案此箋勝傳以此篇兼述文武之事也

曰嬪于京

傳嬪婦京大也

箋京周圍之地小別名也

正義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于大國耳述毛為說也 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

漫言於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祿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為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統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

案此亦箋勝無以易也

造舟為梁

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持舟

箋迎太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

時未有等制

釋文毛云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艘音同
說文艘古造字一音才早反

正義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
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舳曰方舟
一舟曰特舟孫夫曰造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舟
也然則造舟者比舳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
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橋河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
浮而行之但舳有多少為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
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為
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
云造舟為梁然後可以顯著其輝先明文王之盛德

於是可以王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為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為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為後世法。是也。

案古人說經。往往因文生義。致啓後來之疑。雖爾雅說文不能免也。駕船為橋。以便於渡。至今猶然。豈獨天子且文王。雖受天命而有二事。殷何敢僭為天子。

之制故王子雍調停其說如前張子曰造舟為梁文
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亦是子雍之意
大抵鄭重昏禮從浮梁以推可見故曰不顯其光也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傳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

箋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
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

案傳未甚明箋廣釋意得之侯自當訓諸侯未子以
侯為維則是維予維興矣未免稍避古注

肆伐大商

傳肆疾也

箋肆故今也

正義釋言云宛肆也郭璞曰輕宛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為疾之義故以肆為疾言代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為速疾之意肆故今也釋詁文

按以文義論似箋勝傳

會朝清明

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箋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正義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期不終一朝而為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

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
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子
日之朝非訓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為
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
子義異 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於
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
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
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為清
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之全通語也易傳
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
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為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
協故易之

陳氏啓源曰會朝清明毛傳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鄭易傳解清明為味爽孔疏是之然毛義正大矣至
嚴緝以清明為雨止則傳會殊甚彼引尚書孔傳雨
止畢陳又六韜武王至河雨甚霑疾太公率眾先涉
此兩文為證且言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清明為得
天助太公先涉故以尚父鷹揚發之皆謬說也六韜
之書後人贗作其可為據乎孔安國之言本於周語
伶州鳩州鳩言陳未畢而雨為天地神人協和之應
故孔傳引之證休命之意是孔以得雨為天助而嚴
以雨止為天助也用其說而反其義可乎

案此亦鄭義為長也發之言得參半

綿瓜
𦉰瓜
𦉰

傳瓜紹也𦉰𦉰也

箋瓜之本寔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𦉰故謂之𦉰綿
綿然若將無長大時

正義綿𦉰微細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𦉰𦉰其
紹𦉰舍人曰𦉰名𦉰小瓜也紹繼謂𦉰子漢中小瓜
曰𦉰孫夫曰𦉰瓠瓜子如𦉰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
曰𦉰然則𦉰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𦉰
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
瓜以其小如𦉰故謂之𦉰𦉰是𦉰之別名故云𦉰𦉰
也

案韓詩以𦉰為水瓜近是此傳本渾質箋謂無長大

時亦是因文生義之病陳長發多為之辭不足信也
疏以瓜瓞為二種尤無據

迺立臯門臯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也

傳王之郭門曰臯門仇高親王之正門曰應門將也
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
焉

箋諸侯之宮門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
子之宮加以庫雉

正義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則毛
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
諸侯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臯
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臯門諸

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寔非天子而以臯應
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
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為臯門
應門雖遷却於豐用岐周舊制故云致得為之也此
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為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
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為文王之法也
此時大王寔為諸侯其作門社因為諸侯之制諸侯
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為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
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
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
為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明堂
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

庫雉則諸侯無阜應故以阜應為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夫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阜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為宮門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鄭不異也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突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阜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阜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蕪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阜門之誓諸侯有阜門也諸侯法有阜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阜門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

云至于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臯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矣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教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

案此自是諸侯之制傳以為致疏解得之鄭箋固不

悞也

亦不隕厥問

箋小聘曰問

案聘問之說未知傳意云何北宋以前惟存鄭說朱傳云問聞通謂聲譽也似可舉箋義並存

棧樸

薪之煠之

傳樸枹木也煠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善典

箋白桼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茂也然豫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正義釋木云樸枹者孫夫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

故云樸抱木也伐木折之謂之薪既以為薪則當積
聚樵在薪下故知樵為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
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
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
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
家用為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興殖
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
記云凡祭車之道散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
著聖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近相附著之貌
故以樸屬言之故取為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茂也然
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取秩薪柴
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樵燎炊爨之

新皆于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
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禴之意也知此為祭
天者以下云奉璋我曰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禴
之與大宗伯禴燎文同故知為祭天也大宗伯以禋
祀曰昊天上帝以寔柴祀日月星辰以禴燎祀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彼禴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
祭皇天上帝亦言禴之者彼云禋祀寔柴禴燎三者
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
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
祀皆積柴寔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
陽也是其體皆同故得為禴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
彼注以皇天為北辰耀魄寶上帝為五帝則此亦宜

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周禮以為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為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為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報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為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禋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屬為天神當以禋祭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為地神而從瘞

理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然以
天使從天降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
理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寔柴故宗伯
定之以為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
之事唯肇禋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侯合符后云
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
以為郊與圓邱異名而寔同鄭以圓邱與郊別文王
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邱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
周公祭禮始禘嘗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
其禮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
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以禘文可盡兼天神廣言
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

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
事莫大于祀神莫大于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
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新之煇之是燎祭積新
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煇燎箋義為長
案疏雖右箋而傳義渾質未見其避也

左右奉璋

傳半珪曰璋

箋璋曰瓚也祭祀之礼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
以璋瓚

正義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為祭矣斯于傳
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礼當執璋也王肅云群臣
從王行礼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

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為証。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一本有圭瓚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為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我_二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用瓚，唯裸為然。故云：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然則亞裸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伯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

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則此言裸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裸則廟可知

案此箋典核疏尤足以廣之于雍之言未足據也
旱麓

干祿豈弟

傳干祿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箋君子謂太王也季以有樂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

正義于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
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墮竭麓林
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周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
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義
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彼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
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也用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
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
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
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國民亦豐樂外
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
故箋申而備之 以序言受祖 文未見故辨之云
君子謂太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

黃流在中

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案此傳箋小異而大旨畧同由宋以來多仍其說鄙意則謂上有豈弟之君子則下之干祿者亦皆為豈弟之人干祿二字不宜貼君說未知是否

傳黃金所以飾流毫也九命然後錫以秬毫圭瓚箋黃流秬毫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釋文黃金所以流毫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為飾流毫也是後人所加

正義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電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電酒申起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電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電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 江漢曰釐爾圭瓚電一占是賜圭瓚必以電隨之故知黃流即電也傳以黃流為黃金流電箋直以電為黃流者電黑黍一秬二米者也電者釀電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電故謂之電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

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以朱為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朱氏鶴齡曰毛謂以黃金為勺流出而照見其黃鄭謂和以鬱金草故在中流動而黃當兩存之金色黃鬱金草色又黃酒流其中故曰黃流

萬飛戾天魚躍于淵

傳言上下察也

箋萬嶋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

案古人引詩不必皆用本義中庸引此二句以之喻理耳而未見其必是此義也未子引抱朴子之言以證自然之旨庶乎近之然鄭箋亦可存矣

思齊

京室之婦

傳京室王室也

箋京周地名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正義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之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案此自以傳為是如作配于京固是指地寔是京師之稱耳以王室在焉故曰京鄭以為地名以川釋曰壙于京則可矣

惠于宗公

傳宗公神也

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于大臣順而行

之故能當于神明

正義書序云班宗彘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頻言神周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神宗也
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宗者尊也尊而為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誥于大臣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忻悅文王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于神明神明無是怨痛則知其後將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于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為本又于時宗廟有犬王王季若論

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度于閼天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名畢榮意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遠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尹侯榮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案毛傳宋儒多從之而胥臣引詩鄭義與之合似箋未可廢也張子曰未追王故稱公陸曰堂以惠于宗

公三句為肅。在廟刑于寡三句為雖。在宮說理
固勝。但此是時文家數。恐古人作詩未必如此。陳長
發以箋勝傳郵意亦然。

刑于寡妻

傳寡妻適妻也

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正義寡非無失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

以上言太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

寡有之妻言其賢也。

陳氏政源曰：寡為寡有。兩見尚書。孔傳康誥寡。凡康
王之誥。寡命皆以寡為美。稱此箋云：寡有之妻言賢
也。正與二書相符。較之適妻。惟一之解。當出其上矣。

若蘓氏以為猶言寡小君顯為謬說寡小君者對異國之謙詞耳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妃后為寡德耶

以御于家邦

傳御迎也

箋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弟又曰越乃御事釋文御毛牙嫁反鄭據反

正義釋註云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迎故毛讀為迎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

案此亦鄭義為長子雍為傳曲解未足以信後宋賢

于此條往。宗毛殊不可解。

雖。在宮。

筭宮謂辟廡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于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

正義毛以為文王之德行雖。然甚能和順在于家室之宮。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訓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為下事之總目。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

相對之事也

案毛氏於在宮無傳宮廟相對其為宮室無疑不煩釋也故疏本其意以為訓鄭箋自是別解不若定從毛義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

箋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賈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釋文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反射藝

正義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為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僂

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為二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為在宮下為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輕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于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靡時也

案鄭箋此條久為宋元以來講家所棄本不甚明妥亦無庸深辨毛說似長朱子云雖居幽隱亦常有臨之者雖無厭數亦常有所守焉第詳觀毛義似訓不為丕古字丕作不言丕顯之地若臨之無僂之時若保之耳朱注亦覺微拗

烈假不瑕

傳烈業假大也

箋屬假皆病也瑕已也

釋文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音類假古雅反

正義肆故今戒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

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 鄭讀烈假為厲

疾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疫疾也或作癩疫病也是

厲疫皆為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

訓疫字義不得通瑕已釋詁文以厲疫不瑕與肆戎

疾不珍相配故知厲疫亦是病人之事珍既為絕則

瑕當為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

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廡行礼羣

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廢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為善非謂助行礼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而待行礼乃變也

案二義雖不同而皆可通朱傳云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無亦玷缺盖本毛義要之毛終勝鄭以其不破字耳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傳言性與天合也

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

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正義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

案此亦傳得之王子雍廣傳義亦自可存第未免曲折過甚

小子有造

傳造為也

箋子弟皆有所造成

案毛意謂小子業勤不荒廢也兩家之說皆可通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

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後士

箋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
化其臣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又之
美也

陳氏啓源曰古之人謂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毛鄭
意同王肅云文王性與古合是言古人正借以美文
王耳於義盡通李氏以為指文王非是詩言古多矣
自古有聲古訓是式自古在昔振古如茲未嘗以近
世為古也東萊引典謨稽古為證亦不然以典謨稽
古曰堯舜禹皋陶亦後儒之臆說孔氏書不作是解
矣

皇矣

傳二國殷夏也

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

正義叙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紂夏桀也紂師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曰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手或以毓言為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為哉武王代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后絕矣天安得而觀之

周封夏后於杞殷后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后不必稱夏后毛意必為夏後則何所依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承上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叙云伐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為民之長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使文無他義也

案二國當從傳義蓋夏德衰而命殷、德衰而命周核其始也疏引申甫為証尤明確

維彼四國

傳四國四方也

箋四國謂密也既也徂也共也

正義五章云密人不恭侵既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既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既徂共也

案此亦以毛傳為長徂非國名辨見後王子雍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家語引此詩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皆別解所謂斷章取義非此詩正解也

憎其式廓

傳耆老也。廡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

箋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

正義耆者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為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廡大釋詁文謂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為大也。以憎已。是惡故耆不為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為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閒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以為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

串夷載路

案毛傳本義未見其訓耆為惡也後人原其意以釋之以愚窺毛之意者其惡如稊其惡將以覆之也其國勢雖大亦可憎矣此則毛之本解耳鄭不及毛未傳以耆為致改憎為增亦未敢從辨見毛詩稽古編

傳串習夷常路大也

箋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

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

正義毛讀患為串上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徒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耳

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
患夷即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為西戎國
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作字異耳或
作犬夷犬則畎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
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
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為應也本或誤作瘠孫
毓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
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
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
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故言無他義也

案串夷毛傳為優北宋諸賢及東萊華谷皆從之惟
朱子既曰未詳又取鄭箋以備一義究不若仍從毛

氏之為德，顏瀆曰：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歸之來者，載路而不絕。其解路字與傳別，而亦可存則篤其慶。

傳慶善

箋：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而又善于宗族，又尤善于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

正義：毛以為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為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大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于大伯，始厚明其大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于

為君福流後葉今太伯讓功徧得彰顯也 釋訓云

福慶是善事故為善光明是大故為大王肅云王季

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六位

也 為厚釋詁文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友者

善兄弟之名非言善于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

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逮及宗族見王季孝

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伯以王

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

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為知人達命名傳之後世王季

德蕃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

為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大伯以讓為功

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

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後世稱之者孔子歆深賢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彙二義皆可存而毛傳較質且直

奄有四方

傳奄大也

箋王季以有固心則友之德故世受福祿至于覆有天下

正義奄大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為

覆有天下

案奄字傳箋亦小異仍從毛氏為長

貊其德音

傳貊靜也

箋德正應和曰貊

正義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為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貊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為說也 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己為德施行為音發號施令天

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謹詳也

案貂自宜從莫讀傳箋小異而大同

其德靡悔

箋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

正義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為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為人所恨不得與鄭同也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比于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于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為匹也

案此宜從左傳為指文王朱子曰比于至于也尤明

無然畔援 確

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

箋畔援猶跋扈也

正義一無然之文而傳分為二無是者以畔是違道援
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為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
讀歆為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
也 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為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
得為文王之升位也故言畔援猶跋扈跋扈凶橫自
肆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為跋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
也

陳氏啓源曰無然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

誕先登于岸

云畔援猶跋扈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疆也鄭義殆本于韓漢書叙傳云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師古曰畔換彊恣之兒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換顏又本鄭義也未傳祖毛得之正叙訓為黨比說屬臆說案鄭義亦自可存但不及毛之細膩耳

傳岸高位也

箋欲廣大美德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正義釋邱云重厓曰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 小

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為訟也

陳氏啓源曰毛鄭二訓皆迂程王兩家取涉川濟難之義虞近之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內典到彼岸

之義也晦庵蓋陰襲其意然詩為用兵發端非講學也未敢奉為定解

王赫斯怒

箋文王赫然與其群臣盡怒

釋文斯毛如字鄭音賜

案此文王怒也而鄭箋必謂王與羣臣皆怒夫王怒羣臣從而盡怒事在必然但經無此文也疏從鄭說謂毛傳亦如是毛公于此句無釋以不煩釋耳豈與鄭同耶斯字讀音亦當從毛

侵阮徂共

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

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

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正義毛以徂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為周地乃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媯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興兵相逆大國侵周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為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為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徂兵于密上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徂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

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顧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祖，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據舊文，傳會為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為顯叛。文王待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

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
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
須大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
伐之七事皆以為無此三國故訓徂為往鄭必以為
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
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
時書史敗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
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
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七說一
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獫狁采薇稱獫
狁之難獲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
結勤于考校亦據而用之

案此終以毛義為長祖之為國於古無聞汲冢紀年
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二年
密人降於周師遂遷于程此其證也祖之為往義無
可疑下文侵自阮疆何嘗有祖國在其中耶

以過祖旅

傳旅地名也

箋以却止祖國之兵象

正義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
旅

案祖旅二字又以鄭解為得蓋即侵阮祖共之象也
孟子引旅作莒則莒為地名然古書字義不同當為
別解不必曲從毛傳

以對于天下

傳對遂也

箋以答天下仰周之望

案此亦箋勝

度其鮮原

傳小山別大山曰鮮

箋度謀鮮善也

正義釋山云小別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
渭是水也居必在旁故以特為側 度謀鮮善皆釋
詁文以其已繁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為善也
陳氏啓源曰度其鮮原毛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釋
山文也注云不鄭云鮮善也此釋詁文也尔雅釋文

二鮮皆息淺反則上聲為正矣詩釋文云鮮息淺反

又音仙二音竝存以在奔者為正則亦宜讀上聲案

鮮原見周書和寤鮮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尔及汲冢紀年云帝

十二年周始伐直言是地名孔晁以為近岐周之地

孔疏亦以為在舊都不遠通鑑外紀云鮮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即程

邑周靈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謂此也又案周之程

邑在漢為安陵前漢地理記云安陵關即今西安府

咸陽縣

案此乃遷程之證也三說皆可存長發說第一毛次

之鄭又次之

依其在京

傳京大阜也

箋京周地名

正義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為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曰阜大為陵然則大阜為陵不為京矣言京大阜者釋邱曰絕高謂之京李巡曰邱高大者為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徂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

案阮經文是密人侵阮深入則宜從毛訓南宋以降諸家多從鄭義非也

不長夏以革

傳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

箋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正義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為大王肅云

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

一行也 箋以大為音聲以作色愈人長大淫恣而

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

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

得以夏為大故以夏為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

謂色取仁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

王法者謂為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悼變
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為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
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
伐之

案夏有大訓自古然矣毛傳似質朴可從凡人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即中道而易節者有矣鄭義太曲伊
川橫渠東萊華谷諸家各立一說終未有以勝毛王
博士講夏是夏楚革為皮鞭近儒陸曰堂蔡仁錫輩
多取之更為迂糾矣

詢爾仇方

傳仇匹也

箋怨耦曰仇曰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

謀討之

疏詢謀于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 鄭以為

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于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為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定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于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耦之旁國觀其為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

陳氏啓源曰謂臣為仇匹者猶免置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翻而後儒遂以崇侯諧西伯事定之則文王此舉乃為修怨而動是忿兵也

非義兵也何以為聖人哉又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共事之人也鈎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鈎謀備其器械然後以之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鈎仇為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之義既言親又說用兵之事語襍亂而無章矣又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鈎之同姓謀于羣臣引此詩以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

崇墉言曰 崇墉佗曰

傳言曰高大也佗曰猶言曰也

箋言曰猶孽曰將壞貌

正義言曰是城之狀故為高左傳唯云言曰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

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訖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于破國壞城耳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仇」皆是将壞之祝碩人言庶姜厚是舉我之容故猶厚也

陳氏啓源曰左傳九年宋子臯言文王伐崇三句不降後伐之因壘而降則文王之於崇乃降服之非破滅之也固無事壞其城矣傳義得之又案說文仇作仇云牆高兒引此詩正傳與合

是伐是肆

傳肆疾也

箋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

正義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疾既為疾
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
謂伐之疾傳亦或然以是伐整文在棠壖之下故
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
是謂擊刺為伐也肆為犯窳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
春秋傳為證也按左傳僖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
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
之而逆謬也

案朱子嚴氏從鄭義朱子以肆為縱兵尤明確大抵

此箋勝傳

靈臺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傳論思也

箋論之言倫也以為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手鼓與鐘也於喜樂乎

釋文於音為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盧門反一云鄭音倫

正義定本及集注鋪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 以倫理之字宜為倫故曰論之言倫

案於讀音為是論依鄭訓為長陳長發謂疏述毛云於是思念毛云倫思也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

辟靡宮中則如字乃毛義而釋文乃以屬鄭俱不解其故又據箋疏則樂字毛如字鄭音洛釋文亦無音

反所辨極當

文王有聲

通駿有聲

箋通述

正義通述釋言文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太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為已有故云通駿有聲

案傳於通字無訓箋訓述義自古朱子起為與聿同詳觀下文通求通觀則此解似宜存參未可專執古訓

文王烝哉

傳烝君也

箋君哉者言其誠得君人之道

案烝君為釋詁文毛鄭義同似無可議韓詩云烝美也其義似亦可存